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象山集卷二十五至二十八

給事中臣查善長覆勘

武英殿纂修中書臣彭元玧

象山集卷二十五

宋　陸九淵　撰

詩

少時作

從來胆大胸膈寛虎豹億萬虬龍千從頭收拾一口吞

有時此輩未妥帖哮吼大嚼無毫全朝飲渤澥水暮宿

崑崙巔連山以為琴長河為之絃萬古不傳音吾當為

君宣

聞鶯

百啄吟春不暫停長疑春意未丁寧數聲緑樹黃鸝曉如笑從前着意聽

鶯

巧囀風臺急管清逾石澗迴溪好去枝枝驚夢無人心到遼西

晚春出箭溪二首

晴雲冉冉薄斜暉春靜衡門半掩扉風入墻頭丹杏晚

高枝頻颭亂花飛

又

長蹊窈窕晴沙暖綠樹交加細草香歸去不緣吾興盡

月明應得更褰裳

子規六言

柳院竹齋茅店雲蕪風樹煙溪聽徹殘陽曉月不論巴

蜀東西

蟬

風露枯腸裹宫商兩翼頭壯號森木晩清嘯茂林秋

贈化主

學佛居山林往往儀狀野道人翩然來禮節何爾雅職事方惛惛言論翻灑灑安得寇其顛公材豈云寡

踈山道中

村靜蛙聲幽林芳鳥語謦山樊紛皓葩隴麥揺青穎離懷付西江歸心薄東嶺忽念饑歉憂翻令發深省

鵝湖和教授兄韻

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
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
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只今

挽石子重

古重百里長寄命謀託孤令以京秩授麋至無賢愚州
家督版帳殿最視所輸況乃積弊久宿負堆文符老姦
秉倉皇陰拱為師模民窮斂愈急吏飽官自瘦天子為
焦勞宵旰思良圖高選部使者庶使德意敷石君在薦

剡聞者皆歡愉不知何方民凋瘵遲君蘇君丞固安日
歲旱當蠲租縣白如故事守怒牢睢盱賴君爭之力意
得所請俞揭數授里正俾後不可渝又嘗宰尤溪吏輩
初鬭鬮首以財匱告欲闢侵民途君乃治稅籍弊蠹窮
根株簡易以便民上下交相孚民自不忍負豈復煩催
驅關征且損數孰謂儒術迂使家得此人黄屋何憂虞
惜哉不及用重使吾嗟吁

挽張正應

海門晝夜吼奔雷却立吳山亦壯哉前殿神仙三島邃
正門閶闔九天開玉階恭授大官賜象簡親承御墨回
多少簞瓢蓬蓽士輸君留宿兩宮來

和黄司業喜雪

疇昔詩囊未破慳瓊瑰益自倍㨪然才華甘落諸公後
誠實徒居野老前臘雪晚成春雪早梅花靜對雪花妍
從今長作豐登瑞廩庾家家家贍九年

遊湖分韻得西字

命駕不辭春徑泥少逢高會帝城西物非我輩終無賴

書笑蒙莊只強齊天入湖光隨廣狹山藏雲氣互高低

誰憐極目茭葑裏隱隱蒼龍卧古堤

和楊廷秀送行

學庵知方恥為人敢崇凶貌蝕誠真義難阿世非忘世

智不謀身豈悮身逐遇寛恩猶得禄歸衝臘雪自生春

君詩正似清風快及我征帆故起蘋

送德麟監院歸天童和楊廷秀韻二首

盡道吾廬登陟難上人得得到相看莫言無物堪延待也有茶澆舌本乾

又

聞說淮民未免饑春頭已掘草根歸羨君稛載還山去要挾星郎大字詩

送勾熙載赴浙西鹽

平分浙江流東境浮海角其民仰魚鹽久已困征榷麥禾與桑麻耕鋤到墝埆往歲比不登場圃錢濯濯荒政

勞廟謨振廪聞數數饑羸不待飽共感君澤渥仁哉覆育恩所惡吏齷齪教詔彌諄諄聽受秖藐藐何知國與民足已肆貪濁流離且未還已復事椎剥按察殊未曾聖主獨先覺重貽宵旰憂顧眄求卓犖君固岷峨英懐抱富荆璞邇來奏對語朝陽鳴鸑鷟鏘然歴帝聰簡記諒已確外臺適虛席妙選出親擢此節豈輕受委寄重山嶽除音九天下衆論靡瑕駁攬轡首越山青萍方在握送君無雜言當不負所學

題慧照寺

春日重來慧照山經年詩債不曾還請君細數題名客更有何人似我頑

贈畫梅王文顯

子作寒梢已逼真不須向上更稱神由來絕藝知音少只恐令人過古人

簡朱幹叔諸友

利名風浪日相催青眼難於世上開何事諸君冒艱險

杖藜來入白雲堆

書劉定夫詩軸

人生不更涉何由知險艱觀君一巨軸奚啻百廬山

玉芝歌

靈華兮英英芝質兮蘭形瓊葩兮瑶實冰葉兮雪莖石室兮宛宛苔菌兮菁菁陰長松之偃蹇帶飛瀑之琮琤實青端而黄表耿中藏而不矜匪自昭其明德羌無愧兮疇能

淳熙戊申余居是山夏初與二三子相羊瀑流間得芝草三偶相比如卦畫成華如蘭玉明冰瑩洞徹照眼乃悟芝蘭者非二物也己酉上巳復覩瑶芽迫歸拜掃不及見其華是日訪風練飛雪始得一華方擬至寮間時雲庵僧適至且求余言為鄉道余方作是歌因謂之曰當為子書之第持此以往會當有賞音者紹熙元年三月二十六日象山翁書

象山集卷二十五

象山集卷二十六

祭文

祭吕伯恭文

玉在山輝珠存川媚邦家之光緊人是寄惟公之生度越流輩前作見之靡不異待外朴如愚中敏鮮儷晦嘗致侮彰或招忌纖芥不懐惟以自治侮者終敬忌者終愧遠識宏量英才偉器孤騫無朋獨立誰配屬思紓餘

摛辭綺麗少日文章固其餘事顏曾其學伊吕其志久而益專窮而益厲約偏持平棄疵養粹玩心黄中處身白責停澄衍溢不見涯涘豈伊人豪無乃國瑞往年之疾人已睽眙逮其向痊全安是冀詩傳之集大事之記先儒是稗麟經是嗣杜門養痾素業不廢訃音一馳聞者隕涕主盟斯文在數君子纍纍奪之天乎何意荆州云亡吾兄既逝曾未期年公又棄世死者何限人有鉅細斯人之亡匪躬之瘁嗚呼天乎胡不是計竭川夷陵

忍不少俟辛卯之冬行都幸會僅一往復揖讓而退既而以公將與考試不獲朝夕以吐肝肺公素與我不交一字糊名謄書幾千萬紙一見吾文知非他士公之藻鏡斯已奇矣公遭大故余忝末第迫歸覲親徒以書慰甲午之夏公尚居里余自錢塘遡江以詣值公適衢泱日至止一見歡然如獲大利我坐狂愚幅尺殊侈言不知權或以取戾雖訟其非每不自制公賜良箴始痛懲艾問我如傾告我如祕教之以身抑又有此惟其不肖

往往失墜竟勤公憂抱以没地鵝湖之集已後一歲輒復妄發宛爾故態公雖未言意已獨至方將優游以受砭劑潢池之兵警及郡界亟還親庭志不克遂先兄復齋比一二歲兩獲從款言符心契冉疾顔夭古有是比嗚呼天乎胡嗇於是復齋之塋不可無紀幽鐫之重豈敢它諉道同志合惟公不二拜書乞銘公即揮賜琅琅之音河奔岳峙嗚呼斯文何千萬祀我固罷駑重以奔踶惟不自休強勉希驥比年以來日覺少異更嘗差多

觀省加細追惟曩昔龕心浮氣徒致參辰豈足酬義期此秋冬以親講肄庶幾十駕可以近理有疑未決有懐未既訃音東來心裂神碎與二三子慟哭蕭寺即拜一書以慰令弟惟是窀穸祈廁未肄繼聞其期不後日至躡屩擔簦宵不能寐所痛其來棺藏幃蔽誰為及門紼翣已邁足跡塗泥追之不逮矯首蒼茫涕零如霈不敏不武將以誰罪及其既虞几筵進拜觴酒豆肉哀辭以載聞乎不聞神其如在

代致政祭姪櫎之文

吾年七十有六闔門且將千指田僅充數月之糧卒歲之計每用凛凛汝在同行十餘人之下獨能任吾事以紓吾憂彌縫補苴於缺絶迫窄之中如霈然者不動聲色而中外巨細靡不整辦使吾有以安之然吾念汝獨勞久矣顧難於代汝者耳去年雖令諸子與汝輪幹以遂汝學問之志而事之本末緊汝是賴籬落之末葺春揄之未便皆在隱處汝死之日猶悉為吾治之吾平日

見為人臣而不恤君之民不任君之事者每竊憤之有盡瘁者必喜而愛之況汝在子弟之中而服勤於至難之事若此者乎如汝之賢或壽而死人猶傷之況於未壯而亡乎而天遽奪乎汝汝其有以知我之哀也命也奈何莫非命也吾既以紹孫環孫為汝後高選之山真佳城也吾見之矣翌日維吉汝其行乎

代教授祭神文

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禮曰非所祭而祭之名曰

淫祀惟爾神稽諸禮典非士庶所當祭於家者鄉者因循舊俗未適厥正夫聰明正直之謂神非所當祭而祭之固非所以事神非所以當祭而欲人之祭之亦非所以為神今將草舊俗之失以爾神之祀而歸諸正惟爾有神鑒之

石灣禱雨文

惟皇宋紹熙元年歲次庚戌六月甲申朔十有三日丙申奉議郎新權發遣荊門軍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陸

具謹以元酒茗飲蓬萊之香清陂之蓮就所居青田石灣山頂除地爲壇昭告于是鄉五方山川神祇盍聞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境內名山大川雩禜祭水旱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則祭之國有常典掌在有司非其職守誰敢奸焉然輔相不任爕調以吏事爲責守令無暇撫字以催科爲政論道經邦承流宣化徒爲空言簿書期會獄訟財計斯爲實事爲日久矣況今日輿圖未歸東南事力有限而朝廷百官有司城郭宮室郊

社宗廟諸費事大體重未易損削東西被邊殆幾萬里養兵之費乃十八九公卿大臣寬厚有體日以靖恭謹重相告誡方重改作惡紛更服膺仍舊貫之旨則民力日屈郡縣日困守令救過不給其勢然也旱雩水禜雖欲竭精盡誠而本職常務所分過半矣故祈禱散在庶民徧滿天下久以為常法有其文官無其禁亦其勢然也今不雨彌月龜坼已深水泉頓縮陂池鄉涸車聲塞耳而浸不終畝憂色在面而歎不成聲民心自危曰加

一日客有病某者曰居是鄉者莫不憂一鄉之事令人所常而法所不禁乃獨守區區古説坐視旱暵之災不一出心力以祈神明以輔郡縣以慰鄉里以分父兄之憂無乃類刻舟求劒嫂溺不援者乎某因念令天下一家郡守再期縣令三期而易之矣今日事體又有如前所陳者其嘗備員朝著之末列令又分符剖壘待次于家郡縣不鄙其愚禮以上客父兄子弟往往過而問以所長誠無以分父兄之憂慰子弟之望則客之所病不

為過矣是用齋戒以祈于爾有神是鄉之東有象山雲臺仙巖龍虎湖嶺豪嶺侯棟仙鶴中山南有崔山雲林白馬頭陀麻姑軍峯余元清江南山登高西有大嶺崇嶺靈谷何嶺明珠觀原翁塘火原官山箭溪西集北有柘岡金峯禪嶺積煙吉嶺萬石塘斗門石瀨沙岡三牛桂枝騈羅還繞鄱奇蘊秀炳靈兆異歲享鄉民禱祈祭祀者多以旱暵如此不為一出雲為風雨以殺其虐而惠斯民則父兄子弟之責望恐不獨在某也惟爾有神栽之

尚饗

謝雨文

維皇宋紹熙元年歲次庚戌六月甲申朔十有六日己亥具位陸某謹以元酒茗飲蓬香蓮花登石灣之壇致謝于是鄉五方山川神祇除壇之日陰雲交覆致告之辰凉雨遞灑旋而風雨四作祇祇參會連日未已諸鄉周洽靈應特達惠澤優渥惟神正直盡道舉職以賛上帝以蘇下民安肯論功望報然感焉而應祈焉而遂在

吾民之心豈其敢忘用敢率茲前儀以致虔謝惟神其鑒之以毋替德惠尚享

荆門禱雨文

荆門故楚國也江漢爲疆沮漳在境東有百頃南有竈山西有玉泉北有上泉中爲蒙泉皆炳靈效異爲此土之望旱乾水溢實與守臣同其責往歲之冬茲歲之春霈澤殊嗇今既立夏矣陂池涸絶種未入土斯民凛凛有無之憂守臣不德當身受其咎斯民何辜謹卜日爲

壇於蒙泉山頂刑鵝薦血瘞于兹壇之右庸敬告于爾有神其尚鑒于兹

望壇謝雨文

蠲吉爲壇以元酒茗飲禱雨于是邦山川神祇曾不崇朝雷動雲合甘澤隨降霶霈浹洽冬春所無靈應響答民情大慰謹率官寮望壇祈謝惟兹積暘陂池久涸泉源未動是安得無數願無愛威靈尚終惠之是用卒請

又

屬以是邦經冬涉春雨澤殊少啟蟄之後雷震不作已踰立夏陂池尚涸創兹為壇用祈于爾有神為壇之辰油雲四興疎雨為兆致禱之日先以震雷從以膏雨霈霈周浹連日不怠靈應昭然凡厥吏民孰不感動謹率郡寮詣壇祇謝繼是雨暘時若百穀順成民戴神惠其有窮哉

東山禱雨文

謹率闔郡官寮以元酒茗飲致告于山川之神荆門為

郡大抵在江漢之間正南為江陵而江實在焉唯沮漳由當陽以入江在郡之西正北為襄陽而漢實略襄陽而後南折為長林東境故荆門之山發於嶓冢止於西山蒙泉原其下以在郡之西故曰西山其支山沿溪而東以繞郡治有峯峩峩然曰東山有浮圖在其上於西山為賓季春之月以不雨之久為壇西山之巔以致其禱靈應響答霈然為霖此日又以不雨申致其請連三日皆詣壇致請有雲油然有雨瀟然而竟未雾霈正晝

間間霽一日三日之夕西北境有雷雨甚久電光察邇而不及郡城東南土田至廣仰雨尤急殊不沾及竊惟所以事神者未至古之祠山川者皆為壇望其所祠今西山之壇既獲靈應不敢廢也然觀東山正為西山之賓西望則山川之本原皆森列在前宜為壇以致禱是用于此申致前請惟神其鑒之

東山刑鵝禱雨文

謹率闔郡官僚詣東山新壇以望西山敢告于茲土五

方山川之神自九月庚辰致禱之後境内每有雨澤凡
詣壇之時雲氣必變雨澤雖未霑洽可見靈應然郡城
至今未得大雨諸鄉亦未週遍竊懼所以事神之禮未
至春季致禱西山之時刑鵝薦血瘞于壇側用著厥誠
玆月之禱此禮未講惟神恕其不逮而許其自新其尚
鑒玆誠

上泉龍潭取水禱雨文

玆歲不雨之久是月六日于象泉山頂爲壇致禱十有

二日又於東山望壇申致厥請自六日之期有雲油然有雨祈然由郡城以及諸鄉是故諸鄉循環得雨但未霶霈浹洽雖蒙靈應未終大惠是用竭誠致請敢敬以淨瓶迎泉歸至郡治東荆岑亭上朝夕致敬以幸靈沛尚享

象山集卷二十六

象山集卷二十七

行狀

全州教授陸先生行狀

先生名九齡字子壽其先嬀姓田敬仲裔孫齊宣王少子通封於平原般縣陸鄉即陸終故地因以為氏通曾孫烈為吳令豫章都尉既卒吳人思之迎其喪葬于胥屏亭子孫遂為吳郡吳縣人自烈三十九世至唐末為

希聲論著甚多後仕不偶去隱義興晚歲相昭宗未幾
罷邠隴華山叛兵犯京師輿疾避難卒謚曰文文公六
子次子崇生德遷德晟以五代末避地于撫之金谿
鮮槖中裝買田治生貲高閭里德晟之後散從不復可
知德遷遂為金谿陸氏之祖六子高祖有程為第四子
博學于書無所不觀三子曾祖演為第三子能世其業
寬厚有容四子祖戩為第四子再從兄弟益四十人先
祖最幼好釋老言不治生產四子先考居士君賀為次

子生有異稟端重不伐究心典籍見于躬行酌先儒冠昏喪祭之禮行之家家道之整著聞州里六子先生為第五子生而頴悟能步趨則容止有法五歲入學同學年長踰倍者所為盡能為之讀書因析義趣十歲丁母憂居喪哀毀如成人十三應進士舉為文優贍有理致老成歎異年十六遊郡庠每課試必居上游時方擯程氏學先生獨尊其說郡博士徐君嘉言高年好修留意學校間日獨行訪諸齋先生侍諸兄衣冠講論未嘗解

弛由是徐君雅相禮敬明年徐君物故又明年新博士將至先生聞其嗜黄老言脱畧儀檢慨嘆不樂賦詩見志歸茸茅齋從父凡讀書講古間出見故老先達所咨叩皆不苟時居士君欲悉傳家政平日紀綱儀節更加檃括使後可久先生多與裁評弱冠造吏部外郎許公忻許公居間久故知少見先生如舊相識明年許公守邵陽欲先生來居士君亦啓其四方之志先生于是遊湖湘抵邵陽久之而東至臨江郡守鄧君子延先生于

學臨江士人皆樂親之居半歲乃歸越數年郡博士苗君昌言復延先生于學從遊者益衆苗自謂平生所尊賞者不苟至其所以祁先生者特異人亦以是信之其與先生啓有云文辭近古有退之子厚之風道學造微得子思孟軻之旨推尊蓋如此先生覽書無滯礙繙閱百家晝夜無倦于陰陽星歷五行卜筮靡不通曉性周謹不肯苟簡涉獵所習必極精詳歲在己夘始與學送同郡官中都者適有二人皆先進知名士閱貢籍見先

生姓名相顧喜曰吾州令乃可謂得人庚辰春官試不利辛巳補入太學故端明汪公實為司業月試輙居上游场屋之文大抵追時好拘程度不復求至當惟先生之文據經明理未嘗屈其意先進以是病之先生曰是不可改先生寛裕平直人皆樂親久愈敬愛學校知名士無不師尊之明年丁居士君憂乙酉升補内舍丙戌為學録學校綱紀日肅弊無巨細皆次第革之人不駭異嘗有小戾規矩者先生以正繩之無假借後或

以先生問其人顧稱先生之德不以爲怨丁亥升補上舍戊子館于嫠女之張氏先生授其子以中庸大學其父老矣每偶坐拱手與聽講授且曰不自意晚得聞此張君之死其子喪以古禮不用浮屠氏巳丑登進士第授廸功郎桂陽軍軍學教授壬辰當赴逮吏且至時太孺人間親樂餌先生以桂陽道遠風物不類江鄉難於迎待陳乞不赴甲午受興國軍軍學教授明年夏湖之南有寇侵軼將及郡境先是建炎虜寇之至先生族子

諤嘗起義應募是後寇攘相次犯州境諤皆被檄保聚捍禦往往卻敵州里賴焉至是諤已死舊部伍願先生主之以請于郡時先生適在信之鉛山聞警報亟歸抵家請者已盈門卻之不去日益衆先生與兄弟門人論所以宜從之義甚悉會郡符已下先生將許之或者不悅謂先生曰先生海内儒宗蹈履規矩講授經術一旦乃欲為武夫所為衛靈公問陳於孔子不答今先生欲身為之乎先生曰男子生以弧矢長不能射則辭以疾

文事武備初不可析古者有征討公卿即為將帥比閭之長則伍兩之長也衛靈公家國無道三綱淪既見夫子非哲人是尊社稷是計而猥至問陳顛荒甚矣故夫子荅以爼豆而遂行其夾谷之會三都之墮討齊之請夫子豈不知兵者其為委吏乘田則會計當牛羊茁壯長使靈公舍戰陳而問會計牧養之事則將遂言之乎執此而謂夫子誠不知軍旅之事則亦難與言理矣或者又曰禮別嫌疑事有宜稱使先生當方面受邊寄

誰復敢議此閭里猥事何足以累先生令鄉黨自好者不顧尸此者必豪俠武斷者也令先生尸之人其謂何先生曰予之心殆未廣也使自好者不尸此而豪俠武斷者卒尸此是時之不幸也予亦將顧之守事之宜稱當觀其實假令寇終不至郡縣防虞之計亦不可已是社之初倉卒應募非有成法令備禦文移類以軍興從事郡縣欲事之集勢必假借主者或非其人乗是取必于閭里何所不至是其為慘蓋不必寇之來也有如寇至

是等皆不可用無補守禦因為剽刼仁者忍視之哉彼之所以必誘我者為其有以易此也吾固以許之為宜或者又曰曾子之在魯寇至則先去寇退則曰修我墻屋我將反為師也今先生居于鄉有師儒之素會于朝為師儒之官而又欲尸此無乃與曾子異乎先生曰吾居鄉講授自窮約之分吾仕為祿養今官乃吏按銓格而與自異乎曾子之為師也今又遲次居鄉老母年且八十家累過百人寇未至先去固今郡縣所禁比至而

去必不達剽刼踐蹂狼狽流離之禍往往不可免去固不可藉令可去扶八九十老者從以千餘指去將焉之子欲使吾自附于分位不同之曽子而甘家之禍恐鄉之毒縮手于所可得為之事此奚啻嫂溺不援者哉或者乃謝不及先生于是始報郡符許之已而調度有方備禦有實寇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為重丙申夏四月到任先生于事無太小處之未嘗不盡其誠于人無衆寡待之未嘗不盡其敬富川單僻絃誦希闊士人在學校

者無幾先生莅職舉措謹重規模雅正誠意孚達士人
莫不感動興起先生方將收拾茂異而遠近願來親依
者且衆富川學廩素薄而又負逋不輸嵗入僅六百石
而比年不輸者乃七八百石民未必盡負姦吏黠徒乾
沒其間簿書綠絕莫可稽證先生為覈實催理受輸之
法甚簡而便白郡行之于是無文移之繁無追督之擾
簿書以正負者樂輸儲廩充裕士人至者日衆不滿嵗
丁太孺人憂去職在富川者莫不惋惜巳亥四月服闋

冬末到選庚子春授全州州學教授夏中得寒熱之疾繼以脾泄屢止屢作竟不可療九月二十有九日卒享年四十有九先生雖卧病見賔客必衣冠舉動纎悉皆有節法卒之日晨興坐于牀問疾者必留與語幼者人人有所訓誨談笑歡如也先生未嘗不以天下學術人才為念病中言論每每在此是日言之尤詳夜稍久則正卧整衣衾理鬚髯疊手腹間不復言笑又數刻而逝先生道德之粹係天下之望曾未及施一疾不起識與

不識莫不痛息先生少有大志而深純浩博無涯涘可見親之者無智愚賢否皆不覺敬愛慰釋稱其善者往往各以所見未嘗同也不區區撫摩而藹然慈祥愷悌之風有以消爭融隙不斷斷刻畫而昭然修潔清白之實足以澄汙律慢趣尚高古而能處俗辨析精微而能容愚一行之善一言之得雖在巫醫卜祝農圃臧獲亦加重敬珍愛自少以聖賢為師其于釋老之學辨之嚴矣然其徒苟有一善亦所不廢故先生無棄人而于先

生亦鮮有不獲自盡者與人言未嘗迫遽從容數析本末洞徹質疑請益者莫不得所欲而去于人言行之失度未可與語則不發或者疑之先生曰人之惑固有難于口舌爭者言之激適以固其意少需之未必不自悟也扞格忤狠之氣當消之不當起之責善固朋友之道聖人猶曰不可則止況泛然之交者乎又況有親愛之情乎雖朋友商確至不可必通處非大害義理與其求伸而傷交道不若姑待以全交道且事有輕重小大吾

懼所益者小所傷者大所爭者輕所喪者重故也然有時而遽言之盡言之力言之者葢權之以其事權之以其人權之以其時也母饒氏繼母鄧氏淳熙三年以慶壽恩封權孺人娶王氏魏公曾孫通州使君琙之長女也通州君亦以是年八月卒先生卧病聞訃制服成禮逮祭纖悉皆自經畫子艮之年十三女一人皆幼先生未及著書若場屋之文與朋友往來論學之書則傳録者頗衆其餘雜著古律詩墓誌書啓序跋等門人方且編

次將以十二月乙酉塟于鄉萬石塘謹書其行實之大槩以求誌于當世之君子淳熙七年十一月既望弟某狀

吳公行狀

公諱漸字德進姓吳氏舊名興仁字茂榮以舊字行其先自金陵從家臨川今幾百年矣曾大父嗣宗大父景章父萬石迪功郎致仕兄弟三人公居次少隨伯氏從學于江公滙江為鄉先生從遊多老成宿學一時英異

如李公浩曾公季貍皆在公以童幼居其間愿愨恭遜得子弟禮有所未解人樂告之年十有五喪母髙氏服除致仕公使之治生公雅好文學重違致仕公意服勤數歲一日從容言其志致仕公大悅之更使從學未幾會新教官至試補弟子員郡之士大集公居第一自是每試輒居上游人服其藝異時同事江公者與為執友公每自挹損事之如子弟紹興癸酉始與舉送人謂公一第固可俯拾明年省試不偶公不以罪有

司曰吾殆業不精丙子再舉壬午三舉省試皆報罷自是仕進之意衰矣其後雖屢到省皆以其子姪或門人與舉送顧公表率親舊敦免以行公往來超然殊不以得失介意或以特奏名留之公曰吾來此聊復爾耳不能久也謝之竟歸日率諸子讀書以自娛樂其聲洋洋踵門者未及見已為之起淳熙十年六月朔以疾卒享年六十鄉閭莫不惋惜公性孝事親左右無違見老者雖賤必敬慈祥愛物力所及者螻蟻蛙蚓之難亦必免之其謙恭

不競人皆以為不可及至有不當其心引義正色堅勇亦不可奪家甚貧自奉甚薄雖祭祀賔客則致其豐鮮公在郡庠以行藝推為前廊居無何輙逡巡辭去乾道庚寅許君及之蘇君總龜為教官尤留意學校聞公學行行信于鄉里造廬敦請至于再三不得已就之公雅為許所知許方欲盡去宿弊事無巨細皆以諉公公為區處條畫如指諸掌許每歎曰于是見君後日之施設矣事有緒即辭去其後合郡之士屢請延公入學教官郡

守各致其禮公皆固辭不復去矣鄉里先達皆期公以有用乃竟不三試而死悲夫公娶黄氏子五人顒若厚誠若皆世其業厚甞與丁酉舉送女四人長歸其次甫笄而死次許胥訓次未許嫁孫男女各一人尚幼卒之年秋七月壬申葬于金谿縣歸德鄉金石源祖塋之側葬之日送車塞塗祖奠于道者相望不絶行過者莫不齎咨涕洟某在童稺時為公所知後又妻以其女知公之平生可謂深且詳矣如公之德不可不表顯于後謹

叢書以告當世之君子淳熙十一年九月既望堉承奉
郎充詳定司敇令所删定官陸某狀

象山集卷二十七

象山集卷二十八

墓誌銘

黄氏墓誌銘

淳熙庚子三月八日梁君世昌以書抵予言繼室黄氏將葬以李君蟠狀來乞銘余未嘗銘墓抑銘墓非古惟孔悝鼎銘見戴記則衛侯策書曰予汝銘墓之有銘柳子厚謂始於公室用碑以葬其後子孫因銘德行如此

則非公侯不得有是然郭林宗不過嘗給事縣廷其葬也刻石立碑蔡邕為之銘是則東漢時銘墓已無限制今人力能辦者必銘其墓余滋不悦然黄氏余外姑之妹也舊聞其賢梁君亦惓惓於余是春之初余訪梁君梁君内顧酒肴立具梁君去年嘗遊廬阜其談山水之勝誦高人逸士之文亹亹不倦余於是益知其在中饋者能安於梁君而後梁君能安於所好也嗚呼乃不知余去數日而黄氏死矣墓銘今世皆用黄氏又賢余又

親戚前其死數日余又適至其家梁君又惓惓於余是以重違其請銘曰

世居臨川　其姓則黄　曰謂之女　少慧且良

謂殊愛之　擇配至詳　爰綏其歸　繼室于梁

歲時祭祀　潔蠲盛湘　有親有賓　飾具有常

撫其二子　成章大章　與其一女　藹然慈祥

梁賴其相　志願畢償　家用益肥　於前有光

庚子孟春　甲子遽亡　年止四十　壽胡不長

其穴伊何　靈臺之鄉　桐嶺梁源　舅姑塋傍

三月壬申　體魄以藏　後有興者　是不可忘

張公墓誌

公諱琬字禹錫姓張系出漢留侯世居信之龍虎山曾祖嗣宗賜虛白先生祖大方贈武功郎考念承信郎公生於元符二年十有一月五日癸酉卒於淳熙八年三月十有四日庚申享年八十有三公甫冠應舉不利乃去入京師宣和間應募破方臘補進義副尉建炎初自

京師從馮獬等詣濟南府扈從至南京轉進校尉明年以嘗從使虜轉承信郎傾側擾攘汴淮之間所志不就浩然歸休居家處鄉孝慈悌順無所違拂留意吐納希蹤喬栁中年卜居不用世俗陰陽地理等説自得勝處家既饒給益自燕適晚歲尊延禮法之士為子弟師變其舊俗軌範一新鄉里改觀焉寢疾且亟召子孫申戒之言既而逝娶莊氏早卒繼室周氏子男四人崇之簡之安之明之女二人長適章如瑋次適將仕郎魏安國

孫男八人女七人曾孫男一人卜以十月三日丙午葬于長湖既得卜子明之來求誌其墓公繼室余表姊也明之又嘗從余遊不可辭青田陸某記

宋故陸公墓誌

公姓陸氏名九叙字子儀撫州金谿人曾大父演大父戩父賀贈承事郎母饒氏贈孺人繼母鄧氏封大孺人公生於宣和五年七月乙卯卒於淳熙十四年五月癸亥享年六十有五以卒之年十月壬辰葬於臨川縣長

壽鄉羅首峯下公氣禀恢廓公正不事形迹羣居族談公在其間初若無與至有疑議或正色而斷之以一言或詼笑而觧之以一說往往為之渙然家素貧無田業自先世為藥肆以養生兄弟六人公居次伯叔氏皆從事塲屋公獨總藥肆事一家之衣食百用盡出於此子弟僕役分復其間者甚衆公未嘗屑屑於稽檢伺察而人莫有欺之者商旅往來咸得其驩心不任權譎計數而人各獻其便利以相裨益故能以此足其家而無匱乏

後雖稍有田畝至今計所收僅能供數月之糧食指日衆其仰給藥肆者日益重公周旋其間如一日也公娶余氏先公十一年卒余氏孝順出於天性娣姒皆以為莫及當窮約時公之子女衣服敝敗特甚余氏或時及之公即正色呵止必伯叔氏為之處乃始得衣雖公之衣服器用亦往往如此及伯季有四方游雖至窘急裹囊無不立具自公云亡遠方士友聞訃慰唁諸孤與公之伯季稱公德美悼痛傷惋無異辭子男四人望之麟

之立之尚之女六人長適鄉貢進士張商佐次適黃叔豐次適危三男先公十七年卒次適徐翊龍周清叟熊鑑孫男三人女五人皆幼弟宣義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其謹誌

黃公墓誌銘

南豐黃世成少事場屋再舉不第即棄去益繙經史百家言究窮其道理結廬石儛巖有終焉之意其兄世永甫冠登科所至頛脫以出暇日憩石儛巖世成劇論時

事歎美其才勉之使出堅不可奪世永益奇之名其廬曰壺隱其父南雄府君官至正郎澤及世成世成推以與弟澤再及又推以與次弟有季弟澤不及則推己田與之或惡其背馳議之曰是非人情曰矯曰好名世成處之泰然議者浸以熄久之遠近咸服不稱姓字但曰壺隱在童稚時嘗為横浦張公賞識及長結交皆一時名流雖絶意仕進其於國之治忽民之休戚未嘗不關其心故舊居職任事者每賴以有聞江西之捄荒湖廣

之弭盜往往出其策比年移書左司揚廷秀諫議謝昌國其言尤剴切深至二公還書推重嘉歎然卒不能有所施行余不識世成而得其為人至詳粹然其容懇然其中剸煩若易處大若細其施不匱其守不渝為文操筆立成藻思贍蔚統紀不紊有苦心極力所不到者得諸儒言論必沈涵紬繹傾復論著訂其真偽然不自以為是也比十數年辱余以書無曠時若所嚴事學絶道喪片善寸長必自介恃世成之所可挾者衆矣乃自視

欿然汲汲於求道過人亦遠矣今其亡也其子來請銘以世成之賢雖不吾屬猶將彰之況請之勤邪世成諱文晟曾祖履中康州司理參軍妣葉氏祖俯左迪功郎虔州司理參軍贈左朝請大夫妣太宜人呂氏曾氏父越左朝奉大夫知南雄州妣宜人曾氏娶曾氏子男五人長曰楫先四年卒次曰柟曰楝曰椿曰棐女三人長適湛覺次適曾林宗幼在室孫男二人壽勲女一人世成生于紹興丁巳二月己亥卒於淳熙丁未十二月

壬辰享年五十有一將以戊申十一月己酉葬於石�琛巖之金鵞谷銘曰匪屋之潤於其身匪爵之尊于其仁無其責而有其言非其位而及其民孰曰余咎孰曰余咎嗚呼壹隐豈其隐淪誰尚顯之在其後人象山陸某誌

黄夫人墓誌銘

余少時見墓銘日多往往緣稱美之義不復顧其實侈言溢辭使人無取信竊念之曰茍如是不如無銘及長

人或過聽俾為墓銘輙終辭之盖不獨以才薄品卑也歲在庚子同郡梁君光遠繼室黄氏之亡乞銘於余於是銘之且具誌其故然其原大抵以其為吾外姑之妹而有以信其賢也昔者外舅吳君茂榮之葬余狀其行乞銘於尤太史不敢加一辭如所謂闔郡之士願以為領袖謁諸郡博士造廬延致至于再三乃始應命則許君深父哀詞言之尤詳深父乃當時郡博士今年自右拾遺進貳奉常者也余比歲又銘南豐慈溪二君子之

墓海内名識謂無愧辭今吾外姑之葬雖微諸孤之請吾敢無銘乎外姑踰笄歸于外舅尊卑内外姻戚隣里僚友之家下與僕妾舉無閒言自吾為壻未嘗見其喜怒唯見其慈祥恭謹為姑如婦祭祀賔客酒殽葅醢靡不躬親滌濯致潔調割致適奉承薦獻致其誠敬其勤勞中饋殆如一日諸婦祈欲逸之而不可得待子壻卑行猶孳孳若有不及然幽閒安詳不動聲色履之如素亦使人有以安之詩書傳記所稱婦德於是有證嗚呼

賢哉享年六十有四邑氏先諱見乃妹銘章子孫男女數具外舅行狀與尤公之誌獨子之幼非外姑出其氣體稚弱外姑慈撫鞠育劬勞有加於疇昔莫辨其非巳出也其女之季前一年卒孫則增男一人女四人卒之日維淳熙十有五年二月丁夘明年十月己酉葬於金谿東漕之龍岡銘曰龍岡之阡雲林之別盱江陳前浮霜湧雪瀦若鑑明繚若冰潔旁羅諸峯麻姑就列却負書山屏隱巀嵲靈穀後車雷公並轍維姑之賢往訓

是將維姑之身命服不設天實酬之定以斯穴余寔知之誌之斯碣尚其子孫自致閥閱褒綸崇封奕世不缺葬月之朔增宣義郎新權發遣荊門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陸某書

楊承奉墓碣

年在耄耋而其學日進者當今所識四明楊公一人而已公長不滿五尺藹然臞儒而徇道之勇不可回奪血氣益衰而此志益厲賁育不足言也余獲從公遊甚晚

而知公特深平生為學本末無不為余言者四方士友辱交於余惟四明為多自余未識公時聞公行事言論詳矣公為人恭謹精悍不屑屑碌碌視天下事無不可為者其言有曰畏夷狄憂用財此宰相非才之明驗少時蓋嘗自視無過視人則有過一日自念曰豈其人則有過而吾獨無過殆未之思也於是思之即得一過旋又得二三已而紛然乃大恐懼痛懲力改刻意為學讀書聽言必以自省每見其過内誦不置程督精嚴及於

夢寐怨艾深切或至感泣積時既久其工益密念慮之失智識之差毫釐之間無苟自恕嘉言善行不曠耳目書之盈室著之纍帙嘗言如有樵童牧子謂余曰吾誨汝我亦當敬聽之檢身嚴而安其止取善博而知所擇舊習日遠新功日著自其子識事未嘗見公有過所自責者類非形見公每發明以示監戒人患忿懥公容物若虛人患吝嗇公捐財若無或歎其不可及公曰昔甚不然吾改之耳一夕被盜翌日諭子孫曰婢初告有盜

吾心止如此張燈視笥告所亾甚多吾心止如此今吾心亦止如此四明士族多躬行有聞公家尤盛閨門雍雍相養以道義仲子簡尤克肖入太學治易冠諸生既第主富陽簿訪余於行都余敬誦所聞反復甚力余既自竭卒不能當其意謂𠯁其兒時所曉殆庸儒無足采者此其復心初不以語人後乃為余言如此又一再見始自失久乃自知就實據正無復他適自謂不逮迺翁遠甚恨其未聞余言後簡自以告公公果大然之於是

盡焚所藏異敎之書每曰人心至靈迷者繆用又曰動靜語默皆天性也又曰顔回屢空夫子所賞必以所得塡塞胸中抑自苦耳又曰今吾之樂何可量也余爲國子正公攜二孫訪余留月餘而去後其子爲浙西帥屬迎公以來余更卜廨爲隣每侍函丈屬厭誨言晚學庸虛無能啓助負公所期斯爲愧耳公嘗行步小跌拱手自若徐起脩然殊不少害從行異之公曰蹉跌未必遽傷此心不存或自驚擾則致傷耳余聞之曰所謂顛沛

必於是江浙相望千里而遥公既還第余亦屏處時想
風采如鞭其後公之云亾子簡遣訃余適西遊僕及余
館余不知其為訃也方喜見之首問公安否僕答曰已
下世余驚嗟再三哭之為慟簡又以墓碣屬余於是次
而銘之公諱庭顯字時發其先居台之寧海黄壇九世
祖徙明之奉化其子又徙鄞紹興末北虜犯淮又徙慈
溪曾祖倫祖宗輔父演皆隱德不仕淳熈十一年壽聖
慶霈公以子官封承務郎十三年光堯慶霈封承奉郎

十五年秋八月戊寅以疾卒享年八十有一卜以十一月庚申葬於縣之石壇鄉句餘村孝順里娶莊氏先公十四年卒公蓋合葬子男六籌篆簡樠卿虎籍篆嘗與舉送簡宣教郎新知紹興府嵊縣樠卿夭女三長適孫楷次適馮象先次適王治孫男十三恬愜惟悔懌祇恪慥愉憺惿憶女九長適顏哀次適舒鉞餘未許嫁曾孫三甃屋圭女一銘曰施之家可移天下海可竭斯銘不滅契姪臨川陸某撰并書

葛致政誌

余稚齒在先君侍側見客有長大面目方整坐立聳直揖遜恭謹者心獨異之廉問左右知為葛公德載而未能詳其為人及長則聞葛才美有聲學校有業五行術者曰黃實久遊鄉里常往來吾家每科詔下人問此舉誰當薦名實必曰葛才美已而不驗人皆笑實曰是獨來有能名者耳才美竟以乾道戊子與其子同與舉送明年才美登科余聞實言時實已老矣不知此時猶在

否也才美公仲子也公平日待之甚嚴其母嘗秉閒為才美泣曰兒未嘗有過盍少假借之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吾如是猶懼其業不進德不修可假借乎是所以成之也爾母以為苦由是母亦喻其意才美未第時余嘗造郡庠由東序以入有二士並立西序稍相睥睨一士容色甚少益自嵬岸面焉以出一士低回恭謹翼翼趨庭間見即乃才美也才美齒出吾上遠甚而其恭如此余由是益敬重之已而聞其有嚴君焉余然後知才

美恭遜固天性亦其教有以成之也才美與先兄復齋為同年進士自是往來加密余亦屢造公公年耆行尊過自謙抑如見所畏未獲從容此年客有過我道公疇昔語且及其行事余竊有慕焉因介客道意欲求欵晤以究本末因循未遂而公下世矣余往哭公柩諸孤執喪甚哀余亦不知涕泗之横集既歸即柬書入山房公葬有日才美徒行匍匐登山以銘為請余雅不樂銘墓異時所辭却者衆矣或破此意而為之者皆過有所感

而不能自已者也余於葛公所感深矣遂次而銘之公諱賡葛其姓德載其字其先五代閒自番陽徙撫之金谿曾祖祈祖豐父思審皆不仕世以力田殖其家公為人剛決臨事無凝滯年十三區處家務如成人父兄異之於是付之以其政時公父年未五十為堂舍北以自燕適如遺世者凡三十餘年而後即世公有二兄仲早卒事伯兄撫仲孤敬愛飭盡人無閒言遭時多故縣官倚辦於民者幾倍常賦公調度有方從容贍給建炎間

盜賊蜂起所在為保伍以自衛郡每被寇必檄以捍禦臨川為寇衝虜騎侵軼亦嘗及城下皆賴鄉社以免公善甲長戈慓慨徇義人所樂親所部皆勇敢以是見推為前鋒摧堅陷陣未嘗有所避虜騎既敗退王燮後軍叛卒數千尋至城下他兵遇者輙不利城中恟懼金谿鄉社既至城中則大喜城上呼曰賊中有髯而騎者善戰宜謹備之既陣果有髯而騎者奮刀馳突公直前以長戈擣之應手墜馬賊衆驚潰獲其告身官已正使人皆

曰盍論功乎公曰今日之事本為除賊賊除足矣論功非吾事也有司亦不復有所省錄公仲子既仕凡三遇慶霈累封至承事郎賜緋魚袋今上登極加封宣義郎公功不見錄於有司天則錄之矣紹興乙卯歲旱明年民艱糴米斗踰錢富民方閉廩時公先下價散其米徒手來者輙貸與之公恨粟不多而里中賴之宏矣蔬圃蒔茶為用餘者以易所乏農家往往有之嚚猾持以榷禁愚民不知所辨則可以得貨公有三貧族嘗遭此厄

訟者亦公之族被訟者賂入訟者萬錢求已而未能得錢丐公為保公欣然保之已而訟者迫公索錢凡三人為錢三萬公度三家者貧甚終不能得錢即代償之公輕財類是以是家無餘財然公處之裕如也柯山所客廬山公所閒皆顧從容者其子丞西安令星子皆適當公意方其迎侍之官訪𦗟賞新窮日不倦及其興盡而返子亦不能留也性喜飲酒客至治具隨有無飲必至醉公生無它疾中年指間有贅夭陰或痛久者彌日

而後止醫者不能曉自其子登科痛乃浸殺久而失之年益高飲食步移無異壯時一日出門小跌既歸如有微恙後數日從容就枕如平常左右視之公則逝矣享年八十有四卒之日寔紹熙改元五月庚午公娶楊氏早卒繼室余氏封宜人子男六人曰造曰逢時儒林郎知南康星子縣曰述先公五年卒曰宗允曰少良嘗從余遊曰亮女四人王通一胡溥余邦光馮文載其婿也孫男十三人俊卿即與其父同舉者王卿有光有開如

霆有為祖蒙憲卿如江冠卿三人尚幼女五人曽孫男五人女三人卜十月巳酉葬于池頭鶴叩嶺下湖隂尉朱桴濟道寔狀其行銘曰捐財致身紓難去害其聲則微其功則大象笏昂昂朱銀煌煌公固不言天其以章前葬十日奉議郎新權發遣荆門軍兼管内勸農營田事陸某撰并書

吳伯顒墓誌

臨川吳伯顒余妻弟也外舅五子伯顒為長孝友謹飭

見於稚齒姻婭賔朋每所歎賞年十五補入郡庠歲選

嘗多許深甫蘇待問為教官時學校最盛伯顒居上游

所為生財有大道論深甫極賞之謂後日當為世用初

為詩後為書為二禮月試皆嘗冠其倫然竟不薦名人

為稱屈家甚貧外舅既下世變故仍出歲益艱伯顒處

以義理凜然不移尤人所難外姑之喪將及大祥以微

疾卒嗚呼痛哉伯顒名顒居世系先諱具尤禮侍所為

外舅茂榮之碑生於紹興戊辰閏八月丁巳卒於紹熙

庚戌十一月乙亥以十有二月壬寅葬于金谿龍岡母塋之東娶周氏再娶亦其族二女尚幼既死以族子為嗣名繼孫生四歲矣前葬五日奉議郎新權發遣荆門軍兼管内勸農營田事陸某誌

陸修職墓表

陸氏徙金谿年餘二百嗣見九世公居五世諱九皐字子昭同胞六人公為叔氏子美其季也次為子壽次為某子壽下世今十有三年矣某狀其行述世系為詳

當是時先君子未贈官其後甚誌仲兄子儀之墓不復
具世次獨載先君子贈承事郞今再贈宣教郞去年秋
某迎侍伯兄子强來守荆門伯兄至甫一月旣歸歸未
及家公已下世嗚呼痛哉公少力于學日課經子文集
必成誦夜閱史冊不盡帙不止嘗夜過分先君子見公
猶觀書勉使寢息公後不能自已爲之障燈屏息懼先
君之復知之也及長補郡學子弟員一試卽居上游郡
博士徐君視公文行俱優擢爲齋長公與二李嘗正衣

冠講誦不懈徐君每所贊賞月試必聯名占前列徐君嘗語於衆曰此其學皆有淵源非私之也然公年過三十始獲薦名又復不第投老乃得一官茲非命耶公持論根據經理恥穿鑿之習雖蹭蹬場屋而人所推尊不在利達者後受經之士或以獨步膠庠或以擅場南省而公之與否曾不以是一視其言行如何耳今有徒有忠信自將退然里巷庠序之間若將終焉而進修不替者公之教也先君子居約時門戶艱難之事公所當每

以條理精密濟登平易吾家素無田䟽圃不盈十畝而食指以千數仰藥寮以生伯兄總家務仲兄治藥寮公授徒家塾以束脩之饋補其不足先君晚歲用是得與族黨賔客優游觴詠從容琴奕裕然無窮匱之憂當是時公於妻子裘葛未嘗問也杜子美北征詩謂海圖拆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吴及紫鳳顛倒在短褐公妻子無海圖可拆無天吴紫鳳可衣然舊繡移曲折顛倒在短褐則有之矣先君子之喪既除公不復御講席家塾教授

屬諸其季過從之隙時時杖策徜徉畦壟阡陌間檢校種刈若無意斯世者豈各以其時邪番陽許氏為書院桐嶺延師其間以處鄉之學者又自稟若干人然其季子往往從學於外亦嘗來從余遊因得侍公函丈之末公之餘論遺風或者竊有所聞矣一日父子協謀闢廬舍儲䌫用廣會集之堂增自稟之員介其鄉之賢者致禮以延公公却之再三請益固公為一出桐嶺學者於是變而樂義理之言厭場屋之陋士大夫聞風莫不願

與三席自遠至者踵係不絶興起甚衆然公年益高頹倦酬應未幾謝去越數歲安仁宰曾君文清孫也至則葺縣學增士廪修禮儀尊師道願公主之公不復出矣淳熙丁未江西歲旱撫為甚撫五邑金谿為甚倉臺郡守留意賑恤别駕廖君寔主之廖知其説莫善於鄉得其人莫不善於吏與其事造廬間公計策且屈公為鄉官於是鄉之所得多忠信之士而吏不得制其權以牟利明年賑糶行出粟受粟舉無異時之弊里閭熙熙不

知為歎歲而俗更以善公力為多公平居混然無異於人者而智識濬深遇事始見又其晦明之變人所不解當其晦時童子所了隸人所知公或不辨然特聞見於燕閒視聽使令之閒未始害事至事理之盤錯情偽之隱伏賢識趦趄或用蹉跌惟公之明如辨蒼素窖有以名聞者公探衣將見之矣户閒偶目其貌退而却衣曰吾不欲見斯人也已而果非佳士凡此非獨人所不解公亦有不能自知者不以學自命而就證者類有愜志

不以智自多而就謀者類有痞心公之得於天者如玉
在山如珠在淵其可量哉逆遜溺心形似蔽實微者過
當甚者易位今之賢者未易免此惟公之明好惡不能
亂形似不能蔽大學曰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
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公疇昔亟誦斯言而屢嘆其所難公之所以自致其力
者深矣是書之流行近世特盛然其靈足以造此者求
諸其傑未見如公者焉公壯年以呂氏次序大學章句

猶有未妥於是自為次序今遠方學者傳録浸廣吾家獨亡其稿公之子長者年將四十乃不知父嘗有是書蓋自其省事惟見公正文講授故也公見善未嘗不喜而稱道不浮其實見惡未嘗不惡而指摘不加其罪兩益之辭無所和一切之論無所取疑似之跡不輕實流傳之事不輕據故人之所稱有所未許人之所擯有所不絶衆人所决發言盈庭公每低回以致裁抑憂世之士或病公首鼠不足以植風聲示懲勸而公隱然持之

自若近年以文祭舊生徒劉堯夫頌其平日之美責其晚節之過謂改之寘寘尤足為貴其辭深切著明讀者無不感動理之所存何間幽顯當疑而决當决而疑均為不明也孰謂公首鼠哉公嘗名所居齋曰庸學者因號庸齋先生然公未嘗言其義學者亦未嘗有所請公著述頗多皆未編次生於宣和乙巳十有二月十有四日辛亥卒於紹熙辛亥十月十日乙酉享年六十有七卒之前一夕起旋小跌自是倦乏然就枕即熟睡覺時

醫者視脈家人進藥雖飲之必曰吾不起矣十日之朝侍疾者忽不聞鼻息察公則已逝矣娶吳氏子四人損之益之賁之升之女二人長先公二年卒未及許嫁次許嫁貴溪張氏孫男一人女三人卜以紹熙壬子七月十有二日葬于鄉之長慶寺側公以淳熙甲辰壽聖慶恩授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十六年己酉上登極覃恩循修職郎其致官重湖疾不侍藥斂不撫棺葬不臨穴嗚呼痛哉敬次序公平生以表墓其聞命之日嘗請迎

侍公曰子行矣吾往時當自訪子訃前數日從公於夢

自是節朔必夢見公嗚呼痛哉東望隕涕為之銘曰如

珠潛光可以照夜公之明也如玉儲潤可以貢山公之

德也表公之墳與斯銘其長存

乾隆御覽之寶

象山集卷二十八